

海端加油站

第一百四十三期

發行人：吳炳男 校長 發行：台東縣立海端國中 輔導室
總編輯：黃美玲 主任 地址：台東縣海端鄉海端村山界1號
編輯群：趙意如 主任 電話：089-931390
劉倉旭 主任 創刊日期：101年11月30日
郭黛瑩 老師 發刊日期：109年10月13日

學校活動留影

【109.09.30 八九年級東商參訪】



男女換工作 性別大越界

踩著太極拳的輕靈步法，張錫宗凝神，透過掌中的精油和客人的身體對話。物理系畢業後他做過廚師、劇場，現在是芳療師。公司六十名芳療師裡只有三個男性，他是其中一位，資歷三年。

逐漸有男性投入傳統上由女性主導的行業，例如護士、看護、保母、幼稚園老師和芳療師。來自歐美的彩妝品牌率先進用男彩妝師，旋即蔚為風潮，女性對男性專業者的服務，並不排斥。

職場上的性別區隔似乎正在鬆動，因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形成的職業藩籬變矮了，或是被跨過。
男生做女事 自我的探險

「一般認為男人該從事冒險型、奮鬥型的行業，芳療師是女人做的、守成型的；但我覺得這

個工作裡也有探險，是自我的探險。」三十五歲的張錫宗說。

鄭世儀三十歲那年，決定放棄查帳員工作，去「尋找生命中的感動」。他到幼稚園工作半年，發現自己真的能欣賞孩子，具備與孩子相處的敏銳，於是去念國北師幼教師資班，一路走來十三年，從老師到托兒所所長。

男老師一樣為女孩把屎把尿，當然碰過家長不信任，鄭世儀就拿合格教師證給家長看：「我受過專業訓練，和女老師有平等的工作權。」他在衝突和溝通中建立信任，讓家長看到，男老師的陪伴，能提供幼兒在體能和探索活動上更大的空間，兩性世界在孩子幼稚園階段就該有交集。

兼顧 H (home) & O (office) 女性大挑戰

工程界通常是女性禁地，即使不為迷信，也認為這陽剛的工作，女性不宜。但這類刻板印象近年也被打破。前年，公共工程金質獎出現第一位女性得主，她是台北市政府新工處負責督導復興北路穿越松山機場地下道工程的工地主任張郁慧。女性通常被認為不適合工時長、危險性高、體能負荷大的工作，尤其在這類工作裡扮演領導統馭的角色。日曬雨淋爬高爬低、潛在危險都難不倒她，她在溝通上的彈性和協調手腕也占優勢。

「但社會定義的男女天職不一樣，從來沒平等過，對孩子和家事，女性負擔的責任總大一點。」張郁慧認為兼顧家庭是女性跨界的最大挑戰，她慶幸有「非常非常好的先生」，女性若能克服自我期許較低的問題，「絕不會是工程界的弱勢。」

野地辦刑案 經痛照樣忍

六十七年次的鄧曉鳳，是刑事局鑑識科負責到現場拍照、採證的巡官，活像美國影集「CSI 現場」中亮麗女鑑識員的真實版。

平常雖是朝九晚五，也常有半夜應召的時候。三一九當晚，她就在局裡熬通宵，為南下同仁帶回的證物做鑑驗、照相和分類。勘察現場一待就是四個小時，有時案發地點偏遠，遇到尿急，男

性可以就地解決，但女生就一定要能忍，即使生理期來，痛到不行。

「女生心思比較細，會注意細節，例如刷指紋動作比較輕，採證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完美。」鄧曉鳳說，有些人認為帶女生去現場很麻煩，「那是心態問題，主管要負責，如果不先要求，就因為偏差的觀念剝奪女生的機會，那女生何其倒楣。」

職場無疆界 工作是平的

越來越多女性在創造新的第一。去年國防部首見作戰兵科女將軍柴惠珍；十七歲女生廖佩誼，打破汽車修護技能競賽獎項由男性壟斷的慣例。隨著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調查局剛宣布取消過去只錄取百分之廿女性的規定，國軍以「溫柔與堅強」號召女性加入，今年首度招募一百名志願役女兵。結構性因素在轉化中，職業「去性別化」的趨勢隱然形成。

或許隔離兩性職業選擇的圍牆終將消失，職場無疆界，世界是平的，工作也是平的。

(文/摘自聯合報)

女人不美就沒有價值？

穿過校園的海報走廊，只見美腿林立。學校活動海報有一雙穿著絲襪與高跟鞋的美腿，裙擺以上不見，或是一雙穿紅色高跟鞋的美腿沿階梯走下，短裙以上不見；宣傳詞寫著「學長幫你寫功課」。是女同學只要長得好看，打扮漂亮來參加舞會，功課自然會有男學長代勞嗎？這裡的女性身體，或者遭切割，或者缺少互動的主體。大學生尚且喜歡使用女體（部位）來進行宣傳，讓人不由想起為電玩打廣告、為職棒開球的瑤瑤。

社會看待女體標準嚴苛

瑤瑤與舒舒能夠瞬時成為街談巷議的主角，部份由於有媒體趁機假藉報導新聞之名，行刊載女體之實。對此事件輿論有幾種說法。

有人認為是「物化女性」，然則物化已經成為空洞無力的意識形態名詞。有人視「童顏巨乳」

為一種身體的天份與技能，就像知識與工藝。只是此種技能顯然受到社會的貶抑。有人則指出巨乳如何源自日本，而且已經成為一種過於單一的法西斯美學標準。不過巨乳也許就像迷你裙，裙長不斷循環改變，不變的是社會對於女性身體訂定嚴苛的標準。

對於某些異男而言，女體是附加價值。所以尋訪光華商場可以看到海咪咪美女矽膠滑鼠墊、有裸女照片的打火機、可投射裸女形光點的雷射筆。總之一項產品在滿足基本功能之外，若同時可以順道欣賞女體，何樂而不為？更不用說，婚喪喜慶需要電子花車、書展資訊展要請來 show girls，連政府舉辦的水上救生訓練也要有年輕比基尼女郎擔任溺水等待救援的角色。只是事情往往本末倒置，安排來助興的反而變成了活動主角。

男人自以為高女人一等

結果，女體不再是附加價值，而是條件本身。女人如果不美，身體之外的價值也跟著隱匿消失。有一年女網賽，在莎拉波娃出局之後，由大小威廉絲進行決賽，男同事說，沒有美女，那我看男網就好了，幹嗎看女網。報紙也報導說，這幾年的女子撞球愈來愈難看了，因為女子選手太不重視穿著打扮。而媒體鎮日出現「美女」的標題，如「美女博士教物理，科學有魅力」、「美女輪機師年薪二四〇萬」、「美女檢察官追嫖客名單」。美女這個形容詞，究竟是一種附加價值的稱讚，還是貶抑女性專業知識的障眼法，讓博士與檢察官一樣無法逃脫。就像一位女校長所言，有人對其學校老師說，「你們能夠跟這麼漂亮的女校長共事，真是幸福」，這真是對女校長的讚美嗎？

十五分鐘的新聞熱度過後，瑤瑤也許轉型成功，也許遭人遺忘。但是女性的身體遭到嚴格檢視，女性的各種專業知識與技能又同時遭到忽視與貶抑，進而讓男人不自覺自以為高女人一等，相對於「童顏巨乳」的流行，這恐怕才是問題所在。(本文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聯合報/2009/5/25】